

她们文学丛书

TAMENWENXUECONGSHU

长篇小说卷

疼痛的飞翔

顾艳 著



昆明市图书馆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丛书·长篇小说卷

疼痛的飞翔

顾 艳 /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疼痛的飞翔/顾艳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她们文学丛书·长篇小说卷)

ISBN 7-222-02927-3

I. 疼... II. 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6113 号

策 划 杨世光

责任编辑 刘存沛
海 惠

封面插图 西 里
版式设计

她们文学丛书
长篇小说卷
疼痛的飞翔
顾艳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46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7-222-02927-3/1·768

定 价: 18.50 元

她 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她们是她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永远不是她们。
而且，没有她们，便没有我们。
是她们，孕育了人类。
是她们，拓开了文明。
没有她们，世界是残缺的。
没有她们，文学是跛脚的。
她们的存在，使世界完整。
她们的存在，使文学鲜活。
在传统面前，她们是最坏的女人。
在未来面前，她们是最好的女人。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赢得明天。
因此，我爱她们，我们爱她们。
于是，有了“她们文学丛书”的构想。
中国女性文学从这里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女性作家从这里登攀文学的峰峦。
她们将给我们：
另一片蓝天白云，
另一轮明月朝阳，
另一双眼睛，
另一座家园。
来吧，
我们和她们。

代序：

永远的追寻

——关于顾艳创作的断想

陈骏涛

除了文学，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长久地吸引我的兴趣和注意。只有写作才能够使我那样地锲而不舍、那样地不顾一切、那样地一往情深……

——顾艳：《心灵独白》

在这个欲望膨胀、崇尚物资的社会转型期，在文学愈趋边缘化、不再是大众宠儿的商品时代，在社会已经给从事写作的人提供了多种多样选择的今天，如果说还有这样一些人，他（她）们依然视文学为一块圣洁的精神领地，是那样地锲而不舍、那样地不顾一切、那样地一往情深、那样地热烈、那样地虔诚……在这块圣洁的领地里耕耘的话，那么我以为，顾艳当是其中的一个。顾艳如今还年轻，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如果她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去从事别样的工作，做别样的选择，然而她却鬼使神差地选择了文学，而且是纯文学。

这种选择从她 1981 年在《北方文学》发表第一首诗时就开始了，那时候她还是一名大学生；从那以后迄今 17 年可以

说是痴心未改，而且越发迷狂。这17年，当然还不能说是顾艳“辉煌”的17年，那“辉煌的瞬间”还有待于顾艳去努力争取；但却是顾艳以炽热的、赤诚的心献身于文学的17年。这17年，她在她的作品中“叙写着滴着血的生命的故事”（顾艳：《渴望勇敢》），她为文学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文学也成了她的灵魂栖息地和精神家园。

顾艳的处女作虽然发表于1981年，但按她的自述，正式的写作生涯应开始于1986年。（《心灵独白》）她先是迷恋于写诗。这时候她已经有了一个小女儿，生活的琐碎、艰辛和清贫并没有磨钝她的诗情，她反而在诗思中赢得了心灵的平衡。她发表的诗作日多，先在海外引起注意，香港出版家率先出版了她的两部诗集：《火的雕像》（1989年）和《西子荷》（1992年）。这位秀外慧中、具有唯美倾向、富于才情的女诗人，就这样与世人见面了。她的诗轻灵、含蕴、富于意象美，深得美丽的西湖山水的滋润。她在诗作中流溢着淡淡的忧伤，也在诗作中向世人袒露出一颗温婉而又傲洁的心灵。在此同时，她也写散文，也率先在香港出版了散文集《轻罗小扇》（1992年）。1991年又开始了她的小说写作。

顾艳一门心思沉浸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不管里生活的重压，还是外界的种种诱惑，抑或是家人对她的不理解、不支持，乃至冷漠，最终导致婚姻的破裂，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她对文学写作的迷恋和痴情。她把自己完全锁定、禁锢在文学之中，在文学中叙写着她的孤独的、寂寞的，同时也是充满着憧憬、探索和追求的生命旅程、“写作实际上已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成为我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有时间写作，外界对你的褒贬，自身带来的清贫，某人对你的伤

害，实在都算不得什么。”（顾艳：《寂寞地写作》）

这是一种何等执著、何等投入的文学情怀啊！也许是命运之神对这位痴情的文学之女的报偿吧，1998年顾艳迎来了她的丰收年。这一年她一下子出版了三部作品：长篇小说《杭州女人》（作家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无家可归》（云南人民出版社）、散文随笔集《欲望的火焰》（云南人民出版社）。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也即将出版。

二

尽管如今是个崇尚物质的时代，但作为一个知识女性作家，顾艳却一直执着于精神性的追寻。对精神性的追寻，构成了顾艳作品的一个突出的特色。读她的作品（特别是小说），在我眼前总是浮动着一个个天生丽质，耽于遐想，颇具艺术天赋，沉浸于文学写作，有几分忧郁、孤独，又在躁动中苦苦地寻觅和追索的年轻知识女性形象，如《无家可归》中的叶凌，《走出荒原》中的沈越、朱红，《米鲁》中的米鲁，《精神家园》中的周梦琪，《逝去的玫瑰》中的邬云云，《杭州女人》中的池青青、苏艺成，《疼痛的飞翔》中的“我”，等等。这些年轻女子无一例外地都有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她们在生活中有过一些磨难和痛苦，她们的心灵或受到过不同程度的伤害，她们的爱情和婚姻生活都不太如意，她们四处漂泊、左冲右突，希望能寻找到一块灵魂的栖息地和自己的精神家园，尽管这种寻找都带着茫然不知所向的色彩，伴随着感伤的情调，但她们终究是在寻找。《杭州女人》中的女主人公池青青即“我”在小说最后的一段独白，比较能说明这种寻找的虚幻性色彩。这是

池青青西去寻找她的恋人周树森却没有找到，又回到了小别的杭州时的一段独白：

我望着小别的杭州，穿过一条萧瑟的大街，在十字路口我想我还能到哪里去呢？哪里是我灵魂小憩的家园？……

……我无穷无尽的精神恍惚基于一种寻找，我在寻找什么呢？我不清楚，我真的说不清楚。我只觉得那种寻找就好像是一种灵魂的跋涉，一种精神的需求。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将会怎么样？可我知道我将去海那边过一种漂泊流浪的岁月了，可我还知道所有漂泊流浪的人，都在寻找精神的家园。

《杭州女人》是顾艳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这不仅因为这是她最倾注心力创作的一部小说，而且因为这部小说最能体现顾艳作品的精神探索性特点。《杭州女人》写了祖孙四代杭州女人的故事，但主要笔墨还是放在第三代，即小说的女主人公池青青身上；同时还写了比池青青年轻一些、但基本与池青青同属一代的苏艺成。如果说池青青是属于在心灵和爱情方面屡受创伤、在生活和职业方面也颇不如愿，但却始终在苦苦地、倔强地追索和寻找着什么的女性的话，那么苏艺成则是属于虽然天生丽质，聪慧有灵性，但却多愁善感，从一开始就没有勇气直面现实的女性。苏艺成两次自杀固然有外部的原因，但也是她缺乏勇气应对现实境遇的性格弱点所致，这个性格弱点的形成当然与她潜在的疾病导致了她的精神抑郁症有关。

《杭州女人》的精神探索性特点不仅表现在它所写的女性人物身上，也表现在一些男性人物身上，如与池青青、苏艺成都发生过感情纠葛和性关系的周树森、山子和里安。这几个人

物都各有其弱点，有的人物如里安在某些方面（如对性的放荡不羁）甚至显得可恶，但都并非浑浑噩噩之徒或游手好闲之辈；他们都不满于生存现状，都在左冲右突，都在寻找和追索中。几个人物中，周树森这个人物有点特别，他生性豪爽、见义勇为，但行为诡秘、神出鬼没，他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似乎在寻找中但又不知在寻找什么。比起山子这个比较实在的人物来，周树森更是女主人公池青青以身相许的理想伴侣。因此，这个人物的虚幻性色彩，比较能反映出顾艳作品中精神性追寻的某种虚幻性特点。

由于顾艳作品从总体上倾心于精神性追寻，因而她更多地是运用一种内视角的写作，即更侧重于个体的内在空间的开拓，更侧重于表现人物的心灵世界、情感经验和生命经验，更侧重于启用个体的倾诉和个体的记忆。这使她的作品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纯情的、温婉的、诗化的氛围。这方面的确表现了作为一个女性作者的优势。读顾艳的作品，我一方面感受到一种无处不在的忧郁和孤独，另一方面又感受到一种喷涌而出的内在激情。在这一切背后，都有一个倾诉者或代言人，这个倾诉者或代言人尽管是作品中的“我”或某一个人物，但其实就是作者本人。依我的阅读感受，顾艳作品中主要女性人物的生活境遇和生命历程都有作者自身经历的投影，因而也可以说，至今为止顾艳的大部分作品都带有自我倾诉性的特点。她新近写成的自传体长篇《疼痛的飞翔》更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点。

《疼痛的飞翔》是顾艳的第二部长篇。这部长篇在情节和细节上不排除有所虚构，但基本是纪实式的，素材系来自于作者自身的生命境遇和生命历程，其基调是自我倾诉式的。它从主人公即“我”访美回归杭州写起，写了“我”的一生的经

历，基本上是两条线：一条是“我”与家人（丈夫、女儿、父母、外婆）和朋友（男性和女性皆有）的关系，连带地写出了这些家人和朋友，特别是其中几个女友的命运与归宿；一条是“我”的种种现实境遇——少年时期因为家庭所蒙受的苦难而造成的心灵创伤，青年时期因为迷恋文学和生性倔强而造成了与家人的隔阂、婚姻的破裂，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一个人支撑着一个单亲家庭，“在孤寂中，在疲惫里，灵魂仍在疼痛的飞翔。”“我”是个心气极高的年轻女性，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她宁愿忍受贫困和孤寂，她的内心里就像是蕴藏着一把扑不灭的火，激励着她在逆境中默默地、坚毅地奋斗。“我没有后悔我的选择，也不抱怨曾经有过的苦难，我只觉得苦难对于我是一笔多么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想把它们凝聚起来，然后让文字堆积成一座辉煌的山峰。”文学就是她的理想，文学就是她的情人，对文学的一往情深，成了她事业和生命的精神支柱。如果说历史上有过为文学而殉身的人，那么她也将是这样一种人。

三

如果可以把顾艳的写作做一个阶段性的划分的话，那么我想说，迄今为止她的写作从总体上看仍处于自我倾诉阶段，她的角色定位的“本色演员”，而不是“角色演员”。当然，这不排除她有某些作品可能越出了这一定位。

关于“本色演员”和“角色演员”的话题，是我于1990年和1996年分别在两篇文章中提出的。写于1990年的《“本色”和“角色”》是针对毕淑敏90年代以前的写作而提出的，

我认为毕淑敏此前的创作更像一个“本色演员”，不过她正竭力在原有的创作底色中增加某种新的色调，我期待着毕淑敏既能当好“本色演员”，又能实现从“本色”向“角色”的跨越；（《文坛感应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写于 1996 年的《女性写作的“私人化”与价值目标》则是针对 90 年代以来以陈染为代表的女性写作的“私人化”倾向而提出的。文中我充分肯定了陈染创作的个性特色，认为这是一种优雅的、潜入内心的、注重女性个体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的、具有精神和哲学双重意味的写作，在当今多元的文学格局中，这种姑称之为“内倾化”和“私人化”的写作，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意义。与此同时，我又指出，陈染的创作似乎又形成了某种定势，她越来越深地潜入她的“本色”之中，出现了情调、氛围、语言、人物类型的重复。那么怎么样从“本色”进入“角色”呢？或者要不要从“本色”走到“角色”呢？这就是我所提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在文章中也试图做了些分析。我认为，要做好“本色演员”也是很不易的。如果有人愿意一辈子当一个“本色演员”，或者一辈子只能当一个“本色演员”，这也未可厚非。这是个体的选择，个体应该享有选择的充分自由，别人也应该尊重个体所做出的任何选择。不过，真正的文学名家和文学大家差不多都经历了从“本色”向“角色”的跨越，他（她）能够适应各种角色，驾驭各种题材和人物，运用多种写作手法……而不是让自己始终保持某种“定势”。当今某些女作家的“自恋癖”和“自闭症”，不仅妨碍了他们从“本色”向“角色”的跨越，而且也妨碍了她们在“本色”领域里的进一步拓展。因而我以为，女作家马瑞芳在 1996 年的南京女性文学研讨会上提出女作家要“走出闺阁”的问题，是

十分适时的。(《作家报》1996年12月28日)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我之所谓“角色演员”和“本色演员”并不是从优劣或褒贬意义上的论断。不是说“角色演员”一定就好，“本色演员”一定就差。实际上，有些很平庸的“角色演员”还不如执着的“本色演员”更有艺术生命力。我只是从角色的定位上指出创作上的确是存在着这样两种角色，也存在着两种角色的转换和跨跃。

这当然是顾艳个人的选择，旁人是无权也不应对其横加干涉的。不过，最近从顾艳那里传来了一个信息；她正准备结束自我倾诉式的写作，而进入面向社会的写作，从“本色演员”而过渡到“角色演员”。这自然很好。但我担心匆忙地做出这种转换的选择，可能会使她的创作陷入某种困境。凡事总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为好。顾艳的当务之急是要做好思想的和艺术的双方面的转换准备。一方面要“走出闺阁”、冲出幽闭的空间、打开自己的艺术视界，另一方面还得吸收多方面的精神和知识的资源、锤炼艺术功力，最后形成自己的艺术取向。对于一个纯文学作者来说，我以为，倘若你不在作品中追求历史的深度，那么就得追求人性的深度，二者必居其一，当然，最好是历史深度和艺术深度兼而有之，否则你的作品就很难具有艺术的生命力。顾艳现在还年轻，写作心态也挺好，我想凭着她对文学的一片赤诚，和她固有的文学潜力，她是完全有可能在保有自我的前提下实现对自我的超越的！我期待着！

1998.10.22 写，12.15 改于北京避喧斋

目 录

1	她们——“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1	代序：永远的追寻	
	——关于顾艳创作的断想	陈骏涛
1	第一章	魂归西湖
30	第二章	在中山北路
59	第三章	冬天里的一把火
89	第四章	梦幻岛
119	第五章	空心人
148	第六章	傻瓜爱情
178	第七章	接受残酷
207	第八章	鸟语
234	第九章	飞越太平洋
264	第十章	痛苦
293	第十一章	两代人
322	第十二章	岁月无情

第一章

魂归西湖

1

我从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乘坐中国航班 986 飞到上海的当天晚上，就坐火车回到了美丽的西子湖畔。西子湖是我从小成长的摇篮。我的所有欢乐与忧愁，相思与痛苦都浸透在湖里。湖是我唯一能倾吐真情的地方，湖也是我长途飞翔之后，真正能停泊的港湾。

我回来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想绕西湖逛一圈后，去市图书馆阅览室翻阅那些我几个月没有读到的中文期刊。然而这件大事首先被一场音乐会取代了。我的长辈朋友周贤珍女士，她是电视剧《红楼梦》王夫人的扮演者，她的女儿也是一名电影演员，名字与我一模一样。那天她邀请我去市文化中心东坡大剧院观看世界著名的法国伊萨伊弦乐四重奏来杭州的演出。

这夜七时三十分，我们刚落座乐声就起来了。那是一种就在我眼前非常真实，伸手可触的声音。它像一根根闪耀的彩虹丝线，直接从台上飘然而来，进入我的心胸。我喜欢音乐由来已久，平日里总是陶醉于音响。因为音乐能够告诉我一些什么。这种特殊的语言是任何其他语言都无法代替的。我在情绪低落，内心孤寂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求助于音乐。

音乐好像是我的一帖良方，它在诉说中能让我安静下来或振作起来，情绪上恢复到健康。我真的越来越离不开它。我深知我与音乐中的那些灵魂，在做着一种内心的情感交流，他们纯净、多情的声音让我感动，真正地感动。

我们都沉浸在音乐中，第一首曲子莫扎特的 D 小调四重奏演奏完了，我才注意到演奏者是四位一律穿着黑色燕尾服的

中老年艺术家，他们的手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东西从台上弥漫出来，长久地笼罩着我。我忽然想起我在美国夏威夷期间，与朋友海舟同坐在布雷斯德尔音乐厅的情景。那情景是我与心爱的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刻，它多么容易让我畅想我们的未来能悠闲平和地过一种相爱相知的生活。

我现在的的生活是单亲家庭，我的前夫家明给了我一个非常聪明、活泼、可爱的女儿，她今年十三岁，钢琴弹得飞快。我回国的第一天晚上，她拿出母亲节那天亲手为我制作的一张小贺卡送给我。我激动地发现贺卡非常别致，洁净的卡纸上，画着一个可爱的娃娃，一个美丽的礼品盒，和用毛笔书写的一行她的心里话。

“妈妈，节日快乐！”贺卡上的祝福立即变成甜美的声音，在我耳畔回荡。我想女儿自制的贺卡，与买来的现成贺卡，在感觉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不仅是她精心的艺术创作，更是她拨动母女心灵的情感之弦。

当然我们母女心灵的情感之弦，很多时候还建立在一种亲密的聊天之中，这种聊天是从她会咿咿哑哑学语开始的。我们几乎每天都进行着或长或短的聊天。我们聊学习聊艺术聊文学。我们天南海北的聊，已成为一种习惯。所以我们不但是母女，更是挚友。

在我的挚友中，女儿是与我最亲密的一个。我在她八岁的时候，就把她当成一个大朋友。我告诉她我的写作计划与奋斗目标，她听得非常认真。她流露出一种听懂我说的意思的表情。她说她也要有一个读书计划，与奋斗目标。

我十分欣慰。

我坐在书桌前写作，她有时会悄悄地走过来问：妈妈今天